

復初齋集外文

二

卷之二

二

復初齋集外文卷第三

大興 翁方綱 正三

考古圖續考古圖跋

內府藏本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祕書省正字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北宋鏤板得於無錫顧宸家後歸泰興季振宜又歸崑山徐乾學曾復從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失毫髮紙墨更精於槧本云云此本勘驗印記卽曾所手錄以校世所行本卷一多孔文父飲鼎圖一圖銘十四字說五十一字卷三鄒敦圖多一蓋圖卷四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乃祕閣方文方壺圖祕閣

方文方壺圖乃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今本互相顛倒卷六目錄多標題盤匜孟弩戈削一行卷八多玉鹿盧劍具圖三說一百一十五字又多白玉雲鉤玉環玉玦圖各一卷九多京兆田氏鹿盧燈圖一說四十七字又犀燈第二圖與今本迥別又內藏環耳鼒多一蓋圖卷十新平張氏連環鼎壺無右所從得及度量銘說皆闕失無可考惟樣存於此二十字又多廬江李氏鐫斗圖一又獸鑪第二圖後有說三十五字又卷末多邛州天寧寺僧捧敕佩圖二說四十六字卷首大臨自序大題曰後記附載卷末其餘字句行款之異同不可縷舉而參驗文義皆以此本爲長續圖卷一二二十器卷二二十二

器卷三二十六器卷四二十器卷五十二器先後不以
類從蓋隨見隨錄故第五卷所載獨少其收藏名姓皆
載圖說之首云右某人所得與前圖注名姓於標目下
者例亦小殊釋文一卷前有大臨題詞以廣韻四聲編
其字云吾衍學古編稱此圖有黑白兩樣黑白皆謂黑
所謂黑字者後有韻圖欠瑞玉璣二字者博山爐上雞畫作人
手此本銘文作白字然博山爐圖無所謂人手亦無所
謂雞其釋文一卷依韻排次當卽衍所謂韻圖然八卷
實有廬江李氏璫玉璣知衍所見本亦不及此本之完
善是書作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
嚴有疑則闕不若博古圖之附會古人動成舛謬其邪

敦一條胡安國注春秋成周宣榭火乃引以詁經信其說之可據矣然前圖十卷器之有銘者繪其圖必摹其銘摹其銘必釋其文今此續圖五卷則有有銘而不摹其文摹文而不釋其讀者不特收藏姓氏標目之例與前十卷殊也又如第二卷引呂與叔云云考古云云而第三卷有紹興壬午所得之器壬午是紹興三十二年則此續圖五卷成於南宋非呂大臨所撰無疑錢氏槩目以北宋板亦未之詳考也至其後釋文一卷則所舉諸器皆是前圖所載者其釋榭字枅字亦與前卷相合惟弭中冓弭字前圖釋作張而此從闕疑然張仲之文辭尙功鐘鼎款識但引歐說而不及呂則前圖之釋張

恐非呂氏原本且今刻本考古圖有引辭釋某者辭尙功南宋人定是後人附益者爾則此釋文一卷當是大臨原本也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四庫全書纂修

官翁方綱謹記

此書僅得見館寫副本或臘錄手寫多誤抑或錢氏影寫原本有誤皆未可知也其確可定者方綱校勘之次亦卽改寫而其未改者尙極多然此猶以楷文言之若篆則古文本無定本實不敢以臆斷故多有仍其樣書之者至於同一引說文而忽楷忽篆或與今說文本合又或不盡合凡若此類亦皆依其舊書之將以待考云

爾方綱又記

又按此書內標題如寶敦三卷公 鍾吉金敦寶鼎並四卷之類此皆與文義未協虔敦旅車敦並四卷分爲二卷亦未善也釋文云簋字不同然三象馨香之氣特蓋與器左右向背非寫法不同也又以徒下从止是未知止乃徒之下半而非止也凡此皆與六書乖者附記於此三月十日

昔人云書有誤寧改汙勿挖補方綱書雖不工然鈔寫是書竊存此意

宋翟耆年籀史下卷有趙九成著呂氏考古圖說據此則釋文一卷是趙九成撰其卷前題詞蓋九成所爲也
壬寅夏六月六日方綱識

書淮南天文訓補注後

溉亭進士以所著淮南天文訓補注上下二卷見示予
讀而歎其該博融貫今世所少也其曰臣許慎記上者
從道藏也予曩於道藏見是文而疑之旣而證以晁陳
二家之書則晁云慎標其首皆曰間詰陳云序言誘少
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同縣則誘乃涿
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
河東則誘漢末人也是皆與許叔重不合予又嘗以昭
明文選李善注所引高誘淮南注校之卽今所傳道藏
注本又卽以此卷野一條卽呂覽文而高誘注雖稍
有詳略究無異旨然則許慎記上之文恐當闕疑矣溉

亭且存此說他日有所考定幸以寄示

跋張瘦銅漢印三十二例

吾友曲阜桂未谷有續三十五舉之作今瘦銅又作漢印三十二例其以漢隸喻漢印尤得上下位置之宜且皆舉其所目見者予嘗謂輯漢隸者不當襲洪氏劉氏之書正此意也錄成帙未谷已出都因屬予識其後辛丑三月大興翁方綱

跋王述庵金石萃編

石鼓 角誤釋齒 隘失下片文尙不
止此 西魏大統十

一年 十月無丙申此引近人海寧俞思謙語可從
嵩山三闕皆不全之本

禮器碑 不載山陽金鄉一行且旣引予兩漢金石記
熹平三年項伯脩字而又不具著此竟未細看此跋
而小史鈔之

四楊碑是僞本

夏承碑卽明朝翻本 銘內積德勤約訛作紹幽訛函
石經殘字 大射儀第三行洗下升足正錢摹之失然
不知其從何處得來 端字與劉韻合 無學而一

段

鄭季宣碑 所錄予跋亦未盡竟是小史鈔撮者無怪
其不知下截升高之事 查山左金石志云十一行有
寧字十二行有眞字十四行有葬字故字宜細看

武梁祠像 乎不誤

保母瓢 跋全對否再細查 此瓢援及戲鴻堂帖則

蘭亭何以不入

瘞鶴銘 瓢字內右誤 前固重重字下半誤

北齊乾明元年孔廟碑 不知是樊遜

姚辯墓誌銘 翻本 文尾祀掩二字另一行

智永千文 文不錄 載前人諸跋而無辨證

廟堂碑 王彥超再建是太祖初年建隆乾德時

昭仁寺碑 歐陽集古等跋皆刻碑陰

房彥謙碑 碑側太子中允□□行打誤

裴鏡民碑 裝本

伊闕佛龕碑 不言褚款

太宗哀冊文 亦是從雜帖錄之而不及蘭亭何也
懷仁集聖教序 自宜另起錄之今卽附于褚書後不
成體式

昇仙太子碑 陰字不知是薛稷書

吳文碑 顧亭林錢辛楣皆沿吳字之誤

王述菴金石萃編百六十卷可謂博而勤矣然於體例
未善者不應忽篆忽隸忽楷之歧出也洪氏隸釋專載
隸碑然亦止略見其字勢之概耳非必一一摹肖也今
通記古今碑自應一律用楷書之且如漢隸一碑中有
數字篆者卽唐碑楷書內亦有一二用篆者此則何以

處之乎況此所摹篆隸又不盡合乎晉以後北碑多南碑少然如江總栖霞之類尙有存者且如唐之太宗哀冊魯公與郭僕射書皆後人所刻帖耳旣載此等則蘭亭樂毅黃庭等何以轉不載乎凡碑後錄前人跋者欲以證其碑也若四楊碑智永千文天地句桓公匡合句皆宋初諱闕筆而恒故知宋初人書僞作也而其所錄皆眞本之跋化度寺邕師銘俗翻僞本也而亦采眞本之跋附之則何賴乎萃編爲矣懷仁集聖教序自當另錄而附於褚書碑後可乎蓋欲彙輯古今石刻以博贍爲主而不知其不詳考耳五十年前與竹君辛楣述菴時相遇從研究此事竹君旣未得成書辛楣則專以考訂史家同異爲務

而述菴欲裒萃其全轉不及辛楣之有益矣輯成一書
之難如此

跋鄭耘門所藏張遷碑

是冊前有金孝章題簽後有戊子閏月滁陽顧譽書釋文戊子是順治五年時孝章年四十七蓋王昌谷舊藏本金孝章購之屬云美爲釋而後遂歸之云美耳有王勤中印汪季青屐研齋印予嘗見煥字闕腳者已是數十年前搨本則此煥字具全是明代拓本無可疑者鄭耘門太史所藏王百穀本煥字具全有金孝章題簽顧云美書釋文者已是明朝拓本則此侶是宋拓矣金石文字記引山東通志云近掘地得之然地志所載金

石其系述久近亦不盡可憑安知非宋時已出而洪婁未之見耶因臨其簽跋於此併識

跋唐君房碑

右仙人唐君之碑六字隸額碑文十七行行三十一字皆尙隱隱可識其第一行惟存故能二字末銘一行惟存浮雲二字中間略可辨者尙可數十字惟第十三行百谷收入天下莫知知字石本實無之不解洪氏隸釋何緣增入蓋以文義度之當有知字而洪跋亦未明言也婁彥發字原云集韻房古作昉故隸法戶在側也圭首偏右而穿仍在中第八行首頭字正□中穿之右今隸續本亦摹誤也碑額唐字篆體分明而今隸續本亦

筆誤歐陽集古錄則謂不載其姓豈未見其額乎

華嶽廟碑長垣本跋

西嶽華山碑唐宋題字小歐陽猶及見之今則無知者矣因商丘藏本有宋題字故爲臨唐題於此嘗與吾友錢辛楣詹事共論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字非太字今見四明范氏所藏延熹華岳碑額旁題三段皆作大益信范氏此碑卽豐南禺所藏本見於鮚埼亭題跋者雖亦有宋元豐題字而元字已泐矣足徵商丘此本更拓在前耳因爲伯恭臨唐人題字并附識此方綱

華嶽廟碑四明本跋

乾隆庚戌秋八月望後嘉定錢竹汀持此未裝大幅來